

15-07

烟台文史资料

卷四

第二十二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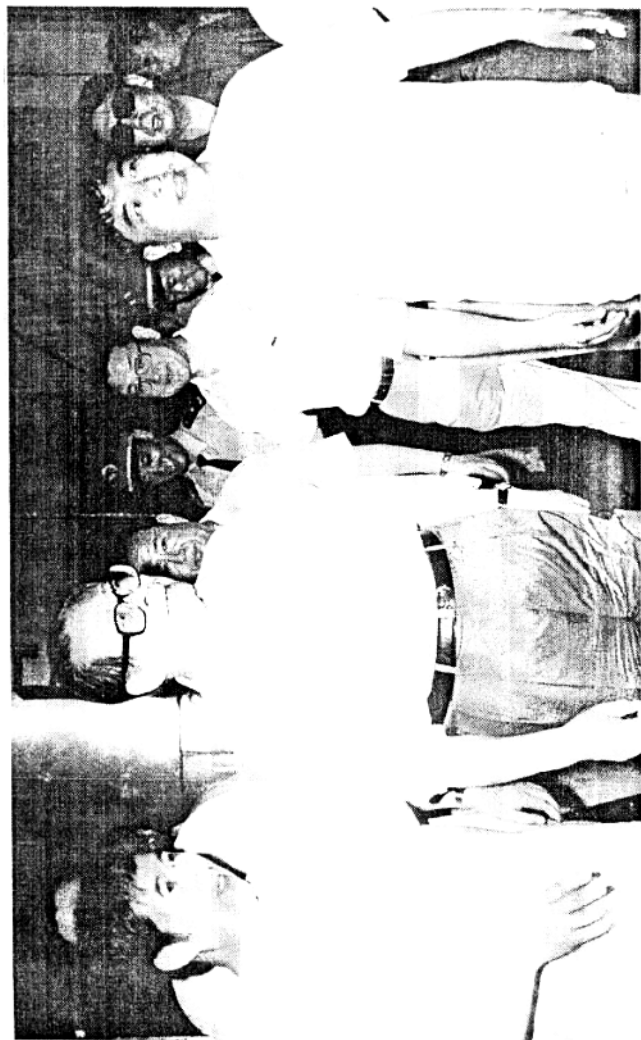
烟台文史资料编辑部
烟台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

滄浪欲有待味
醞釀才能芬芳

江澤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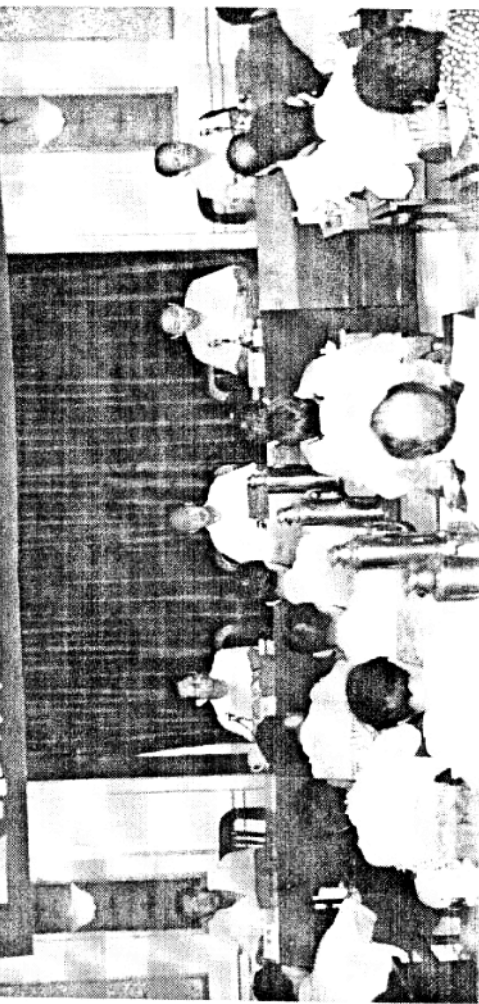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九二年七月二十四日
于烟台張裕葡萄釀酒公司

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的题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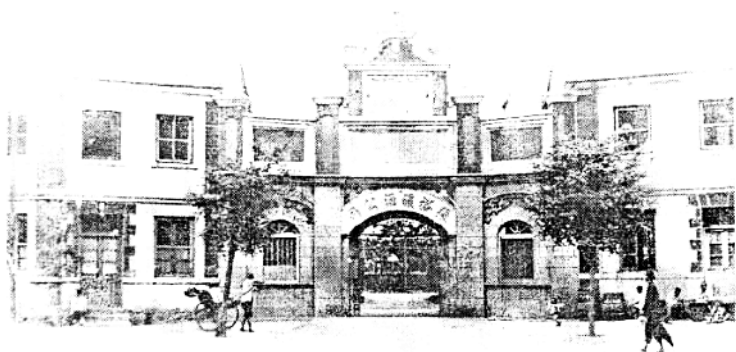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视察烟台张裕公司(二排左二是国务院副总理姜春云,左三是山东省省长杜世成,前排右一是张裕公司总经理刘立强)
(春霖供稿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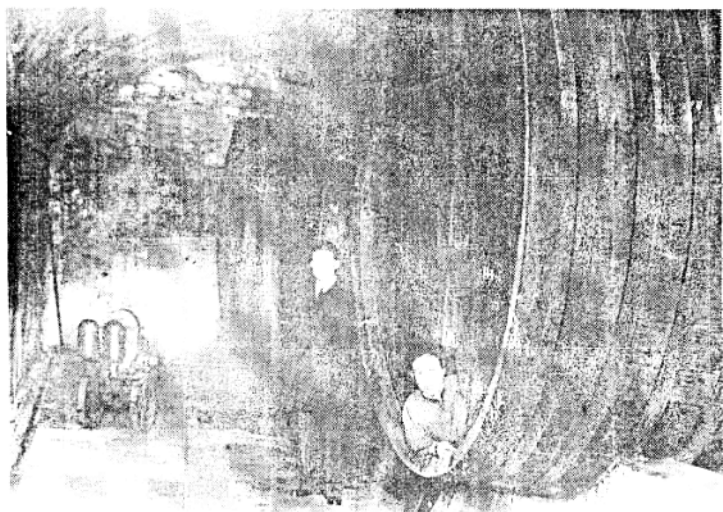
全市政协文史工作会议



烟台市政协第八次全市政协文史工作会议 1996 年 8 月 20 日在市政府礼堂召开。图为会议主席台及会场一角。在主席台就座的分别为：巴忠鼎（中、市政协主席）、虞俊鹤（左二、副主席）、牟崇理（右二、秘书长）、唐与菊（右一、市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）、王俊峰（左一、副秘书长、办公室主任）。（杨衍果摄影供稿）



初创时的张裕公司大门英姿（宪军供稿）。



始建于 1894 年的张裕地下酒窖（国田供稿）。

►王云阶（左一）与冼星海（左二）等合影。

（王丽君供稿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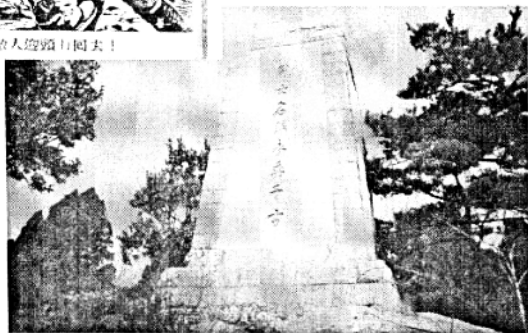
在长沙城·把敌人赶进山回去！

◀此木刻稿作于抗日战争期间的一九四四年，作者李善一时在我胶东画报社工作，后曾任我驻扎伊尔大使。

（李晓红供稿）

►座落于胶东英灵山上的革命烈士纪念碑。

（于秀冰供稿）



总 编 审:巴忠鼎

编 审:滕文林 刘延凤 虞俊鹤

牟崇理 唐与宥

主 审:虞俊鹤

主 编:唐与宥

副 主 编:唐功文

责任编辑:杨衍杲

目 录

关于烟台张裕公司的人和事	兰振民(1)
革命战争年代胶东兵工牺牲与伤残事件散记	毕庶山(108)
怀念堂伯范圣言	范罗斌(167)
王云阶的音乐生涯	杨衍杲(181)
烟台旧人旧事三则	张继先述 杨衍杲整理(188)
• 小常识 • 什么是整理	(180)
• 小资料 • 书的“册”与“卷”	(107)
文史资料工作的“三性”	(166)
中国历史上的“四公子”	(187)
汉字究竟有多少?	(195)

关于烟台张裕公司的人和事

兰振民

烟台张裕葡萄酿酒公司自 1892 年创办以来,已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,可谓百年沧桑。“张裕”曾被称做“中国唯一之实业”,又被称做中国民族工业的一个缩影。若能够总结其百年发展史,再现其中或相关的人和事,其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都是巨大的。我在张裕公司从事史志编纂工作十多年,收集、积累了关于张裕公司建立、发展全过程中的部分人和事的文字资料,现将这些资料整理成文,呈献给读者或研究者。本文虽力求真实、完整,但疏漏、错误难免,望知情者批评、指正。

创始人张弼士

说到张裕公司,不能不首先提到其创始人张弼士先生。

张君字弼士,名振勋,号肇燮,祖籍原为广东省大埔县黄堂车轮坪村,现为广东省大埔县西河镇车龙管理区,属客家人。张弼士是我国近代著名的爱国侨领,振兴中华实业的先驱。他于 1841 年 12 月 21 日(即清

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初九)出生,其父亲张兰轩是道光初年的秀才,在乡村当塾师,并精通医术,常给人治病。因家穷,张弼士只随父读过三年私塾。有一天他听父亲讲授史公货殖传,遂生出从商辍读的念头。他说:“大丈夫不能以文学致身通显扬名显亲,亦当破万里浪,建树遐方,创兴实业,为我国华侨生色,为祖国人种增辉,安能郁郁久居乡里耶?”他听说家乡人有在南洋致富的,因此决定离乡闯荡南洋。其父见他志向已定,也不拦阻。临行时,弼士频频叩别父亲,而后却屡屡回首不忍离去,好不容易移步岗头,就再也无法举步。这岗头正与家门相对,其父倚门相送,弼士则与父四目相视,久久不能移目。后来,其父见人便说:“观此子远游时,流露真性,断非将来腾达于外,而不回顾家国者。”果如其言,张弼士发迹南洋后,以归救祖国为本,而不敢有丝毫忘怀。他离家下南洋时,年方 18 岁。

在弼士还处于朦胧年纪时,父亲担心家穷,儿子以后娶不起媳妇,就给他领养了一个“等郎妹(即童养媳)”,出洋之前,在父母操办下,张弼士与“等郎妹”陈氏结婚。婚后不久,弼士闯南洋而去,陈氏又成了“等郎妹”。陈氏聪慧贤淑,勤劳质朴。弼士走后,她孝敬公婆,操持家务,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只翘首盼望他在大年除夕来家住上几日。每到他回来,妻子总要亲手做上两样食物给他吃。弼士见时,不是山珍海味,而是酸芋

头、酒糟粕。张弼士明白妻子的良苦用心，昔日苦中苦，他不敢忘，忙将这两样食物和着泪水吞下。就在张弼士于南洋奋发努力，大功告成之际，陈氏却因操劳过度，染病不起，过早地离开了人世。因此说，张弼士的成功，也有妻子陈氏的一半功勋。

张弼士出洋前先在汕头应征做了志愿劳工（俗称卖猪仔）。接着，前往荷属噶罗吧埠（今印尼首都雅加达）做苦工。吧城是南洋群岛中最大的一个商埠，在此地经商的华侨，比其它地方要多。初到此地，寄宿于大埔会馆。三年期满，不再做苦工，在闽人所开的土产商号做店员，该商号以购买渔产、自晒鱼干为主业。有一次有十余条船的鲜鱼求售，却无人光顾。弼士独自到船上察看，见鱼很肥美，就劝东主全部将鱼买下晒鱼干。事后，鱼干缺市，唯此商号有充足的货源。为此，获利很多。年终，东主设宴款待同仁，并请弼士居首席，席间，东主询问这次买鱼，怎会有先见之明？张弼士回答说：“当时曾细察各船鱼货，见条条肥美异常，问询后得知全为同一海域之猎物。因推想，既然鱼货产于同一海域，鱼之食物量肯定有限，倘鱼产丰富，鱼群则会猎食不饱，当疲。这批鱼货，远较以往肥美，可见鱼产不丰，如此，则后市必缺，故而认为可全数买下。”张弼士的眼力和心计使东主叹服不已。事后弼士被擢升要职，店内疑难大事则必待弼士决断，他也就有了一个个崭露头

角的机会。次年,东主因事返乡,则将店务委托弼士主理。因弼士理业有方,年终结算,此商号年获利五万余荷兰盾。有梅县人李某,企图拉拢弼士,劝他挾款回乡,并说可代他秘密汇款,至汕头交割,弼士不为所动,一笑置之。东主返回吧城后,得知此事,就越发敬重他,遂劝弼士自行创业,愿做后盾全力支持。自此,张弼士在南洋站稳了脚跟。

1866年,弼士在吧城独资创办了裕和无限公司,贩卖粮食、杂货等,并承包军营伙食及洗衣诸事,间或包办建筑工程。随着生意的扩展,资金也日渐充裕。因吧城周围地域肥沃,适宜于垦殖;因此,荷兰人急欲开发地土资源,他们有的是资本和科学技术,却苦于缺乏象样的劳力,以至于开发工作迟迟没法开展。张弼士瞅准机会,毛遂自荐,愿助荷兰人一臂之力。他先从荷印政府那里领到了一大块荒地,以及所需资金、工具、种子等,再雇请当地华工从事开垦工作。另外,又去信家乡,呼唤家乡人多多前来。不久,这一片原是从林和沼泽的荒野,在张弼士及其华工的开垦下,变成了美好的农园和城市。张君等侨民在新开垦的土地上种植米谷、椰子、咖啡,并垦建茶山、橡胶园,另外开辟鱼塘200余处,蓄养淡水鱼。期间,他还承办了餉码(即烟酒专利权)。此时,张弼士的事业正处于发轫之际,同时也为日后的宏图大展奠定了基业。

张弼士逐渐发现，荷兰人在南洋群岛上专门从事种植业，尽其地力；英国人则专门从事于商业，经商开矿。无论何种，均获大利。他思谋可兼用其长，因此于荷属怡厘埠创办了裕兴公司，辟田种植胡椒，取得成效；又于英属文东埠创办了东兴公司，开辟商埠，开掘锡矿，均获厚利。1875年，张弼士受荷印政府委托，到苏门答腊岛亚齐人居住的区域经营垦殖业。亚齐人原是混血马来族，性情强悍，长年居住于森林中。自从荷兰人占领东印度群岛后，亚齐人就处处与荷兰人为敌，他们经常出没于城市周围的丛林中，每年都有不少荷兰人被杀，却捉不到一个凶手。在近百年里，荷兰人用尽心机，方法施尽，却毫无成效。说也奇怪，亚齐人从不干扰在那里贸易和垦殖的华侨，这一点荷兰人再清楚不过，因此，借重张弼士即成为他们的重要谋略。

关于张弼士与荷兰人的关系，也有段趣闻。张弼士来吧城后，曾在一家华侨开办的酒吧做二掌柜。有段时间，有个荷兰籍军官时常来喝酒取闹，并经常赖帐。店伙计有些气不过，有意难为这位荷籍军官。张弼士却认为这位荷人不太象一般的无赖之徒，似有难言之隐，张君叮嘱伙计不要再向他催要酒钱，不仅如此，还要宽厚待人。荷籍军官再来店，店伙计一改往日僵硬的面孔，以礼相待。久而久之，荷兰军官有些疑惑，便好奇地向伙计问个究竟，伙计如实讲来，军官听后很受感动，洒

笑而去。几年后，张弼士突然得到荷兰新任总督的邀请，张君很奇怪，荷兰的南洋总督怎会认识他一个小人物呢？见面时才恍然大悟，原来这位新总督正是当年在酒馆喝酒赖帐的荷兰籍军官。新总督见到张弼士后，才道出事情的原委：原来这位荷籍军官出身皇族，按皇族规定，凡是皇族成员必须要到南洋接受锻炼后，才能授以重任。无奈，这位军官只好放弃在荷兰优裕的生活，来到南洋。因不堪远戍之苦，只得借酒浇愁，才会有那些失常的表现。当得知张弼士如此善解人意时，觉得再无脸面这样胡混下去。后来，这位荷兰军官在南洋发愤努力，最终成为新任南洋总督。如今张弼士应邀来到总督府，新任总督愿意与张弼士结为挚交。之后，张弼士在南洋事业有成，这位荷兰总督则给予了很多的关照。

张弼士在苏岛亚齐期间，经常横渡马六甲海峡，到风光明媚、气候宜人的英属槟榔屿（英国人称乔治市）游玩。后来，他与吧城几位富侨“甲必丹”——李亚义、王文星在槟榔屿合股设肆，经营土产。张弼士在马来亚的事业自此开始。接着，他在槟榔屿设万裕兴总公司，以应接各埠支店汇兑财货，并在檳城莲花河一带开办了房地产业。此外，还经营药材业，在吧城、新加坡、香港和广州等地开设药行，组成一个庞大的药材批发网。总公司之下的万裕兴公司则从事垦殖业，开辟荒地，种植椰子、橡胶以及杂粮各物。而他在南洋的实业规模仍以

日里(今印尼爪哇岛的日惹)最大。张弼士初到日里,见该埠森林茂盛,肥土沃壤,张弼士即于此惨淡经营,创办了笠旺公司,种植椰子、橡胶、咖啡、茶树等。他又在此地投资数以百万元,雇工数千人,先后开辟橡胶园七、八个,地广近千里,还试制了中国茶,并购置新机焙制。在南洋,张弼士时刻以国为本,念念不忘挽回利权。他说:“商务盛衰,全恃金融畅滞而定,棉兰华商虽日趋实足,而汇兑涨落则操自外人之手。”因此,他与张耀轩专门设立了日里银行,以调剂资金。

有一次,张弼士欲乘德国邮船公司的班轮从吧城到新加坡办理商务,随行的有客家巨商张耀轩和一名高级职员,还有一名德籍家庭医生。张君叮嘱管事的购买四张头等官舱票。第二天,船票买了回来,却是官舱票一张,统舱票三张。原来,德轮有一条不准华人购买官舱票的苛例,那张官舱票还是德籍医生买到的。张君见状不禁勃然大怒,遂把四张船票撕得粉碎,并掷与地板用力踩踏,愤然道:“岂有此理,华人不准坐官舱,什么条规,真是欺人太甚。清政府无力办商船,我张某来办!”旋即对张耀轩说:“记住,以后我的商船,凡德国人一律不卖票!”不久,张弼士见亚齐埠濒临大洋,航线交叉,振兴航运业可稳操胜券。于是,他在亚齐创办了广福远洋轮船公司,又在吧城创办了裕昌远洋航运公司,订制轮船三艘,取名叫卧勃号、拉惹号和福广号。自此,

飘扬着大清龙旗的侨办远洋海轮开始航行于南太平洋上，华轮与德轮同走一条航线，其设施与德轮完全相同的华轮，票价先自落下一半，还以牙还牙，不卖票给德人，使德轮自此取消了歧视华人的条规。

在南洋，张弼士不仅占有“天时、地利”，还占有“人和”。每年，由国内下南洋的人数以万计，他所创办的实业收留、安置了很多下南洋的华侨，而侨民也将进入张氏企业视为幸运之事。张君则以礼待人，并为华工向家乡寄款，递家书。有一次，一名忠厚老实的茶阳客来南洋寻工做，见了弼士后，就老老实实地说自己没什么本事，只想有份工做，求个三餐一宿就行。张君见他老实，就交代手下安排一份打杂的活让他做，并吩咐他每天把店中的一仙分或二仙分零散硬币，点包成一筒筒积攒起来。这个茶阳客就老老实实地一气干了三年。一天，张君亲自来看他，见他实干三年，认认真真，一文不贪，很高兴，就把他平时积攒起来的散币送给他，并告诉他应该回唐山（中国）去了，不必再于南洋呆了。这些散币，一做工钱，二做奖赏全数归他。此事传扬出去，张弼士更受侨民的拥戴，遂成为南洋诸岛的华人领袖。荷兰当局见张君兴商辟地，增益税务，卓有成效，并受当地华人的一致推崇，为此特赏阿兰惹拿苏勋章，并授以重要官职给他，却被张弼士婉言谢绝。有人不得其解，便询问他，张弼士却说：“吾华人当为祖国效力也。”